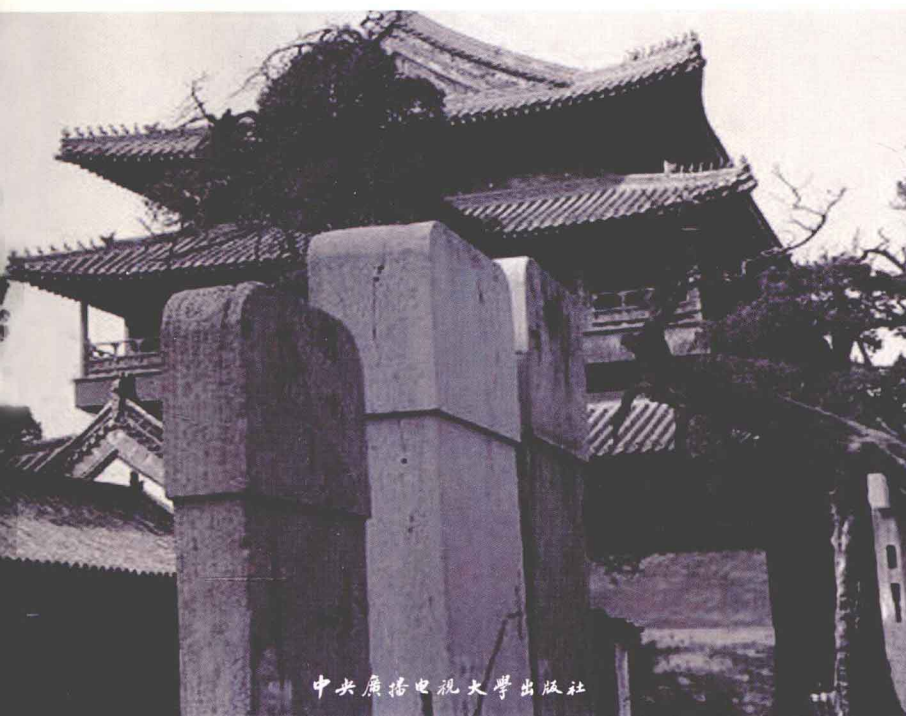


儒林碑影

丁卫强/著

读《儒林碑影》，
看读死书，死读无用书，
读书到死的人拥有怎样的“精彩”人生！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儒林碑影

丁卫强 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林碑影 / 丁卫强著.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304-06148-7

I. ①儒… II. ①丁… III. ①《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小说研究 IV. ①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7848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儒林碑影

Rulin Beiyong

丁卫强 著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 营销中心 010-58840200

总编室 010-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 100039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 李 娜

版式设计: 赵 振

责任编辑: 刘媛媛

责任印制: 吴勇强

印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印数: 1~5000 册

版本: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5

字数: 240千字

书号: ISBN 978-7-304-06148-7

定价: 36.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代 序

中国社会的一颗良性肿瘤

中国社会是由士、农、工、商四大部分组成的，而后三个阶层在许多时候是相对稳定的，因为他们的阶级不会发生多大转变。穷则穷、富则富，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只有知识分子阶层，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的轨迹将决定整个中国的国运，他们的命运会牵连到每一个历史事件的成败。他们是读书人，是想通过仕途完成自己梦想的人。他们中不乏成功的名臣典范，也不乏平庸的泛泛之辈，而更多的是生活窘迫的书生形象。

读书人的生活轨迹是不一样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在艰苦的学习中仍能保持着那颗始终纯真的心，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始终保持着圣贤的理想。

丁兄的这本书正是从知识分子这种多变的不确定性出发，来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无奈。他巧妙借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的知识分子的类型，把我们熟知的历史上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尽数收入此书中，可谓是别出心裁。

就像是一次成功的试验需要无数的实验数据一样，丁兄在中国历史这个庞大的数据库中，搜寻到了众多知识分子的标本，而重新进行整合和分析。一次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入探讨就在这些丰富的实验数据的帮助下完成了。

一个对于国家人才体制的探讨，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体制？成了这本书对于我们今天人才模式的最深刻的探讨。

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无疑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他又像是一颗巨大的肿瘤一样，威胁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健康。只不过我们还能积极地认为，这颗肿瘤在大多时候是良性的，不过它一旦转成恶性，就会变得无比可怕。整个社会就将被它所吞噬，无数黎民的生命就将消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案例。

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是应该作为造福百姓的主力军的，但往往成为了祸害百姓的魁首，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独特现象。

所以，如何规范知识分子阶层，如何在这个阶层中树立正确的观念，如何把这个阶层的人才培养制度做到公平合理，是这本书要带给我们的深刻思考。

当然我们不可能通过一本书，二十万字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但是我想通过这本书会有更多的人去认识这个不曾新鲜的问题，这也许就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最有益的东西。

尹剑翔（大胡子二零）

2012年11月7日

目 录

第一章	说不清的清高	1
第二章	咸鱼翻身，你的的人生观变没变	25
第三章	它是一门生存技术	55
第四章	“仁”是个什么东西	89
第五章	知识分子的回归	121
第六章	“官二代”的困惑	157
第七章	“名士”培训班	193
第八章	我们都缺一个老师	219
第九章	知识改变谁的命运	255
第十章	榜样的副作用	289
第十一章	精英的活法	321
第十二章	知识分子的先进性	351
第十三章	信仰与吃饭	377

第一章

说不清的清高

大凡名著开篇，都要有一首富有哲理且水平极高的词放在篇首来做点睛之笔。好像今天的电视剧，如果好的剧本没有一首好的主题歌，那就真是太遗憾了。《康熙大帝》用了《向天再借五百年》，《水浒传》用上《好汉歌》，《走向共和》和《三国演义》的主题歌更是一首比一首好听，让人回味无穷。

《儒林外史》开篇也引用一首词，说：“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吴敬梓笔下的凡人，看似与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同出一辙，也就是说没有不败的望族，也没有不散的宴席，世代兴衰是个常事。其实吴公之“凡人”跟陈胜的“宁有种乎”还是有差别的。陈王倡导的是一种“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孙猴子般的做事原则，敬梓公却不这么认为。因此之后这篇词又转到另一个意思上，即词中说道：“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吴敬梓似

乎认为功名利禄，都要遵守“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的规律来争取。这倒有点消极看待的意思了。

举两个例子，比如唐朝的黄巢、明末的李自成，都是穷人，但他们称王建号，好一派兴旺景象。尤其是李自成，控制了当时淮河以北，长城以南的大片地区，只因失误太多，便一败涂地，臭名千古。这是无凭据还是有道理呢？还有明太祖朱元璋，穷得家徒四壁，后来当了和尚，有时饿得要去讨饭，谁又能说他将来会成了皇帝？人生的成功，需要天分加才干再加汗水，还有机遇。与他同时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人，也是一样的天分，可惜才干不精，只能被历史淘汰。与其说一个人的成功是命运安排的，还不如说这都是自己挣下的。只是结果好坏，谁也不能预料。

其实这首词跟儒、释、道三大理论体系是相链接的。儒家倡导的是为统治者效力，建设王道大同的世界；佛教则倡导的是轮回之说；道教倡导一种抛弃尘世的超脱后的生活。虽说儒释道自古很和谐，但毕竟有矛盾和冲突的地方。敬梓先生既要劝世人不要沉迷功名利禄，还说这是些老生常谈，可又言“无凭据”的宿命论。尽管发了那么多的牢骚，他在矛盾之外又想到了“沉醉去”的避世理想。这样想我们才能明白，吴敬梓不是为了提倡大家去追求功名，而是向往那些桃花源般的无争生活。而无争的生活，哪个才是样板呢？自然是楔子主角王冕了。

关于王冕，《明史》有传，原文很短，兹录于下：

王冕，字元章，诸暨人。幼贫，父使牧牛，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暮乃返，亡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然。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会稽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称通儒。性卒，门人事冕如事性。屡应举不中，弃去，北游燕都，客秘书卿泰不花家，拟以馆职荐，力辞不就。既归，每大言天下将乱，携妻孥隐九里山，树梅千株，桃杏半之，自号梅花屋主，善画梅，求者踵至，以幅长短为得米之差。尝仿《周官》著书一卷，曰：“持此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致也。”太祖下婺州，物色得之，置幕府，授谘议参军，一夕病卒。

你看过传文，竟然跟《儒林外史》中的王冕有着天壤之别。在正史中，真实的王冕给人的印象是这样一种人——酷爱读书学习，十分看重功名却屡试不中，最后只能去给别人做馆当私塾先生。后来他还写了一本治理天下的书，希望被明主看到，表明王冕并未脱去做官的念头。至于最后授没授官，历史早有定论。只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一些人坚持认为王冕在绘画上的造诣很高，他根本就是个超脱凡尘的君子，不相信他到老还想做官。于是吴敬梓在创作《儒林外史》模范知识分子这个角色上便定下人选了。

面对如此大的差异，我们只能批评史书的只言片语，甚觉无聊，没有将一个文学家、画家王冕同志的一生完整地展现出来，倒是吴敬梓的楔子，给我们奉献出来一个知

识分子理想世界中的王冕来。

大凡知识分子成名，家境贫者多富者少，而个人的修养也极受人重视。比如王冕自幼家穷，父亲早丧，母亲给人做针黹，供王冕读书。后来生计困难，“柴米又贵”，只好将王冕雇佣给邻居秦老放牛，贴补家用。而王冕在宽松的条件下放牛无聊，转而作画，渐渐画出了一个闻名东南乃至全国的没骨画家。这其实也是一则自学成才的案例。

说到吴敬梓创造的王冕成才模式，不管在今天还是古代，都比较常见。谚语有“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一说。历史上名臣将相因穷成才的其实不少，但并不是穷人的孩子就是成才的先决条件。

古语云“穷且志坚”，孟子说：“贫贱不能移。”二则名言虽然历经千古，但也或多或少道出了穷人孩子人才多的特点。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自小家庭条件优越，是当地望族，家中是“一门两鼎甲，三代六进士”。不过到他父亲这一辈就开始衰落了。后来吴敬梓又多次考场失意，生活挥霍，最终家产败光。

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或境遇突然由天上掉到地下，但凡是有头脑的都要思考一下这是为什么。于是曹雪芹用《红楼梦》来反思，吴敬梓通过《儒林外史》来寻找答案。既然该书第一回的目的是“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所借名流是王冕不消说，那大义又是什么呢？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说王冕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什么是“嵌崎磊落”呢？就是说这个人格德行卓

异出群。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有这样的好品行呢？

首先，面对学习，不计环境好坏，照样学得好。当母亲因为生计不得已让他辍学去给人放牛时，王冕也很想得开，他说：“我在学堂里，也闷得慌，不如到帮人家放牛，心里快活些。”另外一个考虑很关键，尽管不去学堂了，“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当一个人好学习，凡事想得开，又能将转变看作一种快乐，王冕实为当今知识分子的榜样了。再假设一下，如果王冕遇到的不是心地善良的秦老，后面的命运会怎么样呢？据王冕“嵌崎磊落”的性格，他的适应能力完全可以应付这些情况。这也是吴敬梓在家境败落后所追求的。

其次，多看书，多读书，做品行的积累。在王冕为秦老放了三四年牛的时间里，他尽可能多的看书，“见那闯学堂的书客，就买几本旧书，逐日把牛栓了，坐在柳树下看”。想一下，一个从少年变成了青年的王冕在与世无争的乡村，诗情画意的湖边，闲逸地看着书，即便读者阅至此处，也要小小羡慕一下。如今大家虽然读书，但没有了放牛般的惬意，面对花花世界，反而更加迷茫了。

最后，就是王冕在人生上的一个升华了——成为画家，也就是现代所说的有了一技之长。然而我前边说过，历史上的王冕并不是自学成才，他也拜过师，也热衷科名。小说里吴敬梓只是为了说明王冕作为知识分子样板的天分而将那些拜师的话省略了。

他还有两个行为准则：第一，卖画卖到够一定生活之

用就不卖了；第二就是“终日闭门读书”，而且“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

而以画成名的目的也是为了和另一个在历史上也很有名的人物做对比。这个名人便是元朝末年的老臣危素。而作为草根出身的王冕会有哪些优越性呢？

危素字太仆，浙江金溪人，论起来和王冕是老乡了。《明史》说他“少通五经，修宋、辽、金三史及注《尔雅》”，官至礼部尚书，直至明军迫近大都时，他依然不顾危险，到北京任职。大都失陷后，危素准备投井自杀，被一个老和尚救起。老和尚劝他说：“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史也！”但凡一个有气节、有责任、爱国的知识分子听到这句话都会猛然惊醒，危素也从悲痛中醒来，急忙找到明朝将领，这才保护了《元实录》完整无缺。到了明朝，因他是前朝旧臣，明太祖任用起来未免有顾虑，所以他只当过学士等秘书一类的闲官。期间还一度被罢官。虽然他非常有才气，做起文章和诗来也是一流的，但新朝之臣容不下他，尤其是他的文章里有“先忧之色”，诟骂他是亡国之臣，不宜伴随君王左右，于是明太祖把他贬到了和州守余阙墓去了。余阙是个大忠臣，元末死于陈友谅之手，危素去守他的墓好比是让于禁去守曹操墓一样，忠与不忠，只好自己评价了。

危素在史料中是这个形象，而到了《儒林外史》里，作为一身事两个朝代的老一辈知识分子，固然其素质不错，但行节有亏，所以被吴敬梓以庙堂之人的身份跟草

根明星王冕做一番对比，而比的就是知识分子身上的通病——容易清高的性格。

清高者，在古今也不算少数。如《儒林外史》中提到的高青丘便是一例。其人本名高启，他年轻气盛，自负有才，在元末已是“北郭十友”之一，到了新朝更是“明初四大家”之首。因此未免有些清高傲气，明太祖邀他做官，他不去，留下了不愿与新的统治者合作的坏印象，而作为前朝新秀，这样“不顺从”的行为是很危险的。如果高启就此隐居乡野，或可保全性命，但他还是放不下知识分子要关心国事的责任，习惯性地写了很多首描述连年战事给人民带来的灾害和讽刺新朝政策上缺失的诗。如《练圻老人农隐》中说“却愁为农亦良苦，近岁征役相烦煎”，再如《太白三章》中道“新丰主人莫相忽，人奴亦有封侯骨”，还如《闻长枪兵至出越城夜投龛山》中的“野屋闭不守，泽田弃谁收。居人且奔逃，游子安得休”，其他的还有《过奉口战场》中的“我欲问路人，前行尽空村”。这些还只是说到当年的战争对人民造成的灾害，而《题宫女图》一诗中“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揭露宫闱隐私的诗句颇让明太祖感到厌恶。更严重的是，其隐居乡间后应苏州知府魏观所请，为新建在张士诚吴王府遗址上的知府衙门所作的《上梁文》中被人检出“龙蟠虎踞”四个极敏感字眼，一下触怒了明太祖，三十九岁便被施以腰斩了。

这几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学习优秀。这便涉及一

个很重要的话题，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学而优则仕”呢？

逐个分析一下，你会发现，很多人对做官这个活其实是干不来的。因为这个活是个技术活，而非人人可以胜任。做官就要讲究说话艺术和办事的技巧。如果想要当官，就需要将当官这件事里里外外了解清楚。我们看危素，那时他已经是当朝的名人了，而其文学天分自不必说。关键的是他对世事有着怎样的态度？

且看危素，回乡后就买房置地，搬新家时，连府县官员都来祝贺，闹得百里骚动。他也只官至礼部尚书，就弄得这么轰动，而做过宰相的唐人贺知章回乡时是个什么情景呢？没有人认识他，“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他回乡不是很高调，也不在意自己做过什么高官，只是勾起“少小离乡老大回，乡音难改鬓毛衰”的回忆。接着他又感叹“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饶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俗话说：“诗以言志。”贺知章回乡没有高调，动静之间，不变是主题。而危素则不同了，他是裹在一个大气泡中回乡的。于是乡里间起了一长串的谣言和传说，大家都说危素怎样德高望重，离京的时候，皇帝是怎么样深情相送，杜撰得跟亲眼见过似的。如果是普通百姓说也罢了，将这些虚无的东西传播开来的竟都是些头戴方巾的知识分子。足见知识分子好虚荣，好攀比，又喜欢编瞎话的毛病是自古就有的，是谁也摒弃不了的。而危素对这些美丽的泡泡只有享受，却忘记了清高的第一个原则便是应该低调。

而造成清高的第二个原则还得有个性化的东西。比如王冕在历史上也是个神童，三岁对答自如，求知欲极强，听到学堂老师念书，他就能默默地记住。等他出名后，态度淡然有个性，“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还“自造一顶极高的帽子”以示卓异。遇到天气好，就拉着牛车载着母亲去郊游。因他穿戴复古，惹得小朋友一路跟着笑，而他则手拿鞭子，“口里唱着歌，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对乡邻异样目光，全不放在心上。只有秦老知道这孩子跟一般人不同，时时亲近他，拉着他聊天。

另外，清高到底是对统治者的清高，还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种“鹤立鸡群”式的清高呢？这两种清高有没有可取之处呢？于二者所谓的清高是不是真正的清高呢？而什么才是真清高呢？

我们先看同是知识分子的两个人是怎么做的？在《儒林外史》中，因为危素返乡，他的门生诸暨时知县想送老师一点礼物，他想到乡村有个会画“没骨荷花”的王冕，便派胥吏崔买办带着二十四两白银去找。王冕本不乐意奉承时知县，但碍于这崔买办跟秦老关系有点特殊（秦的儿子认崔买办为干爹），只好勉强答应，精细地画了二十四幅荷花图，这崔买办私吞了一半的经费，只给了王冕十二两白银做润笔费。看到此处，只想说古今胥吏都是一个样！

画被时知县送到了危素手里，危素是见过大世面的，又有才学，一下领略到画中表达的思想非常人可比，便对时知县说：“此兄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